渚宮舊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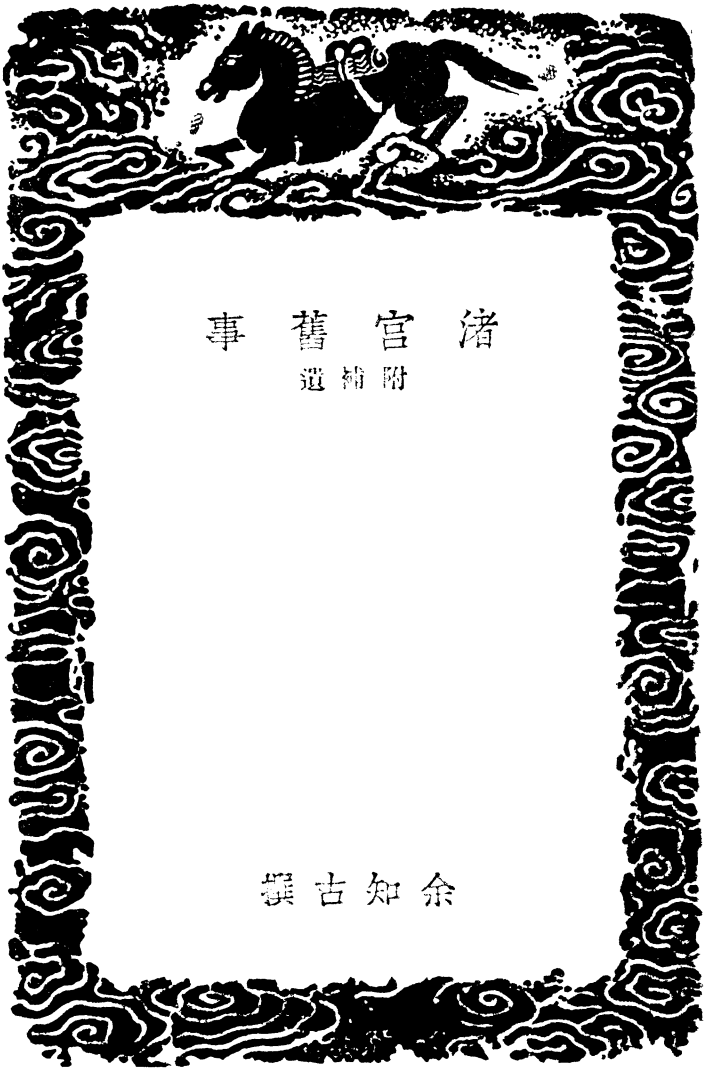
附補遺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渚宮舊事

附補遺

余知古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平津館叢書及墨海金壺皆收有此書平津用四庫本校訂補遺故據以排印

校補渚宮舊事序

渚宮舊事十卷。唐余知古撰。見唐書藝文志。今存五卷。與錢曾讀書敏求記所載卷數相符。則此書自明以前已亡佚其半矣。書記楚中故事人物。取郢都南渚宮以爲名。事起周代。止於晉代。則所失蓋後五卷也。楚書有習鑿齒襄陽耆舊傳盛宏之荆州記等。今皆散佚。惟此是唐人撰述。引據多後人未見之書。可以證經考史。不獨爲一方掌故。乾隆五十年。紀相國昀等奉勅校定。爲補遺一卷於後。錄入四庫全書。外間不得盡覩其本。嘉慶庚午歲。余官山東督糧道。暇日細繹是書。病其未載出典。因倩邵君秉華偏檢子書史傳。逐條校注明悉。尚有數條不知所出。又增紀相國補遺未備之條。存之篋中。倏閱五年矣。頃歸金陵。出此書以質邱南屏太守樹棠、及唐陶山太守仲冕。兩君皆楚人。好古敦素。行至有善政。既不爲操切之治。得有燕閒流覽古書。謂此書足備鄉郡故實。亟宜付梓。因分俸逾鎰。屬校訂寫刊。復與兩君是正譌舛。又不啻數十處。仍其篇次。略可觀覽。惜不得錢氏藏本校勘一過。唐人著作。存世日少。近人刊長短經、建康實錄等。皆有用之書。尚有開元禮、開元占經、太白陰經。所望好事者刊布。以惠來學。並爲校補此書未備之處。則不負兩太守雅懷矣。甲戌七夕後一日。陽湖孫星衍撰序於冶城山館。

四庫全書提要

渚宮舊事五卷補遺一卷。一名渚宮故事。唐余知古撰。結銜稱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里貫則未詳也。其書、上起鬻熊。下迄唐代。所載皆荆楚之事。故題曰渚宮。渚宮名見左氏傳。孔穎達疏、以爲當郢都之南。蓋楚成王所建。樂史太平寰宇記、則以爲建自襄王。未詳何據也。書本十卷。唐藝文志著於錄。此本惟存五卷。止於晉代。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渚宮故事十卷。則南宋之初、尚爲完本。至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言、已與今本同。則宋齊以下五卷。當佚於南宋之末。明陶宗儀說郛、節鈔此書十餘條。晉以後乃居其七。疑從類書引。非尚見原本也。唐書藝文志、載此書。註曰文宗時人。又載漢上題襟集十卷。註曰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則與段温二人同時倡和。此書皆記楚事。其爲游漢上時所作。更無疑義。陳氏以爲後周人。已屬訛誤。通考引讀書志之文。併脫去余字。竟題爲唐知古撰。則謬彌甚矣。今仍其舊爲五卷。其散見於他書者。別輯爲補遺一卷。附錄於後焉。

渚宮舊事卷一

唐　將仕郎守太子校書令狐峘撰

周代上

鬻熊爲周文王師。成王卽位。封其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實枝江。（史記集解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後六世、熊渠立。封長子康爲句亶王。治江陵。（史記楚世家集解張瑩曰今江陵也）康死國絕。熊渠之後。數世至文王。熊貲始大。遂都郢。（楚世家）今江陵北郢城紀城是也。後九世昭王、避敵遷都。（楚世家）惠王因亂遷郾。（原註今宜城是）敗亡復歸。而僖史缺見。按惠王之末。墨翟重繭趁郢。（原註許愼注郢字云郢楚郡今江陵北三十里有郢城是也）班子折謀。宣王之時。王宮遇盜。郢宰見黜。懷王入秦。齊人使郢中立王。因與王市。是皆昭惠後葉。莫不於焉根本。則知郢都之遷。權道也。非久都明矣。襄王之末。郢爲白起所拔。北遷陳城。其地遂邑於秦。自文王是宅。至襄王大去。凡十九王。而太史遷云郢居八代。失之遠矣。

文王至頃襄王。四百年間。楚產之尤著者。賢相、則彭仲爽、鬬子文、孫叔敖、子西、葉公子高、吳起、昭奚恤。將帥、則屈瑕、觀丁父、成得臣、屈建、駟脹夫、子重、昭陽、昭常、景陽、奉法、則鬻拳、廷臣、箴尹、克黃、石奢、將軍子囊。（原註別有一正諫、則薳申、蘇從、成公賈、伍奢、白公子張、申無宇、尹文、樂師扈子、管蘇、莊辛忠烈、則申公子儀、梦冒敦蘇、原註卽申包胥見戰國策）齊揚、王孫由于、莫敖大心、易甲、莊善、申鳴、屈廬、默識、則令尹子上、鬬伯比、遠賈、

申叔豫、司馬戌、梁公宏、屈宜臼、太宰子朱、成公朝、待士、則公子行、屈春、黃歇、奉使、則屈完、鬬章、豚尹、士尹池、王孫圉、進賢、則沈尹筮、虞邱子、儒學、則觀射父、右尹然丹、左史倚相、子期、（原註見春秋左氏傳者）鐸椒、沈尹華、文章、則屈平、宋玉、唐勒、景差、籌策、則伍參、觀從、中射士、（原註出王弟於秦者見韓子）愼子、范環、杜赫、昭過、江乙、陳軫、應對、則申叔時、士慶、遠啓疆、伍舉、藍尹亹、莫敖子華、高讓、則屠羊說、蒙穀、王子啓、景舍、鑪金魯陽文君、隱逸、則繒封人、老萊長廬接輿、蝸淵北郭先生、詹何、江上丈人、鷗冠漁父、武勇、則屈蕩、潘崇、談黃、襄微、公孫丙、樂伯、許伯、攝叔、叔山冉、司馬子期、市南宜僚、莊蹻、石乞、宋遺伎術、則養由基、隗侯、翼侯、魏侯、（原註三侯善射教吳王見吳越春秋）范巫馮似、優孟、風胡子、班輸、鍾儀、唐昧、鄭詹尹、其餘不可勝紀、其行事則概見於左氏云。

楚文王得茹黃之狗、苑路之獵田於雲夢、三月不還、得丹望（今本呂覽無望字）之姬、淫期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以臣爲保吉、今者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於椎葆、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原註成）罪於王、無足當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伏葆申束細箭五十、跪加於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等（今本呂覽作請）名一也、遂致之、（原註遂致也）葆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趨出、自流諸荊、（呂覽作渊）荊人請死、王曰、不穀之罪、促召而謝之、殺茹黃之狗、折苑路之獵、放丹望之姬、務治國政、幷國三十九焉、（呂氏春秋直諫篇）

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管饒（原註新序作常侍管蘇及恭王事）有疾、（說苑作管饒是文王事）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

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管饋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戚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無以之魯衞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說苑君道篇）子文聞之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左氏傳）

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文王曰。不伐徐。必反朝徐。文王曰。徐有道之國。不可伐也。厲曰。強之伐弱。如石之投卵。虎之食豚。且爲文不能達其德。爲武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王曰。善。乃舉兵伐徐。滅之。（說苑指武篇）

成王時。鬬子文爲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遂釋之。子文責廷理曰。凡立廷理者。所以司犯王令。察蠲國法。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在上位。以率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爲犯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忠明著於國也。執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天死。遂致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吾將死。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吾黨何憂乎。相與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也。（說苑至公篇）

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戰國策楚國語作成王聞子文之六字）無一日之積。王聞朝不及夕。於是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自是（國語作至於）令尹秩之。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入。（國語無入字）人謂之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者。以庇民。民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

逃死非逃富也。國語楚

鄭子瞀者。成王夫人鄭姬之媵者。初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仰視。子瞀直行不顧。王曰行者顧王。曰顧、吾以汝爲夫人。而封若父兄矣。子瞀不顧。於是王下臺問曰。夫人、重位也。封邑尊爵也。一顧可以得之。而遂不顧。何也。對曰。妾聞婦人以處正爲儀。今君在上。而妾有所顧。是失儀也。一言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焉。是貪利也。失儀貪利。何以事君。王曰善。遂立爲夫人。其後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蠭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而黜太子。子瞀進曰。夫摘奸擾滑。亂之所生。古人有言。持敵不強。必爲所傷。王必將易子。不如亟先施太子。王不聽。子瞀退謂其保曰。王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謂王先施太子。王不吾應。是疑吾譖也。信不見疑。見疑而生。不如死以信之。我死王必悟。太子不可釋矣。遂自殺。列女傳節傳文多異同。

成王割卞和之璞。封和爲陵陽侯。和不就而去。作追怨之歌曰。悠悠沂水。到荊山兮。精氣鬱結。谷巖巖兮。中有神寶。灼爍明兮。穴山採玉。難爲工兮。於何獻之。楚先王兮。遇王暗昧。信讒言兮。紫之亂朱。粉墨同兮。俛仰嗟嘆。心摧傷兮。天監孔明。竟以彰兮。沂水滂滂。流於汶兮。進寶得刑。體離分兮。斷者不續。豈不寃兮。琴操。

成王生商臣。范巫矞似相之曰。子吉矣。而王不吉。鴟梟食母而飛。非其子之不吉。其母爲之災也。王怒。殺

范裔似（太平御覽方術相引尚子）

范巫裔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攜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王使爲工尹。至是、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殺鬬宜申及子家。（左氏傳）

莊王卽位三年。不聽朝而好隱。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願與王隱也。王曰。胡不設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鳴不飛。是何也。王射之曰。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不鳴、將以覽民則。是鳥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卻者十人。羣臣大悅。（呂氏春秋重言篇）

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中曰。寡人惡爲人臣遽諍其君者。有諍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高爵。食君厚祿。愛其身而不諍。非忠臣也。乃入諍。王立鐘鼓之閒。左伏楊姬。右擁成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鐘鼓不暇。何諍之。聽。蘇從曰。臣聞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蘇從之手。右抽金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之相。（說苑正諫篇）

令尹虞邱子言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政。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賤高位。妨羣賢之路。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禿羸多能。（原註荀卿子曰。叔敖突禿長左。左謂左腳長。）其性無欲。居舉而授之政。

則國可使理。而士民可使附。王曰。子輔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對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能者諂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又何用之。固辭王從之。賜虞邱子采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虞邱子之族犯法。叔敖執而殺之。虞邱子喜。入見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持政矣。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矣。王曰。夫子之賜也。（說苑至公篇注。所引荀卿子見非相篇）

莊王敗鄭。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逆王。親手旌左右麾軍退舍。將軍子重進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王勝而不有。無乃失人臣之力乎。王曰。古者孟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重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吾以不祥災及吾身。遂與之平。（公羊傳）

沈尹筮孫叔敖相。與交。叔敖至郢三年。聲聞不知。沈尹筮曰。令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如子。偶世接俗。說義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子可歸耕乎。尹筮至郢五年。王悅之。欲以爲令尹。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彼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虞邱子亦進之。王乃以王輿迎叔敖爲令尹。（呂氏春秋贊能篇）

孫叔敖爲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奸邪。秋冬則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便所使。民皆樂其生。王以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皆棄其業。郢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日頃矣。相曰。罷。吾今命之復矣。五日朝。相言之王。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

三日而市復如故。國人好庳車不便馬。王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不教而民從其化。（史記循吏篇）

孫叔敖爲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叔敖曰。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來弔。豈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益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恭。祿益厚而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說苑敬愼篇）

孫叔敖爲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披羧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温。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以勝之。遂終身不變。（原註。淮南子云。莊王誅里史。叔敖制冠。衿衣自知當用也。○說苑反質篇作趙簡子。文與此同。注所引淮南子。見說山訓。）

莊王問孫叔敖曰。何謂國是。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臣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叔敖曰。國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彊。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悔。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乃以合己者爲是。不合己者爲非。故覆亡而不知。王曰。願相國與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而驕士哉。（新序雜事篇二。）

優孟長八尺。多辯。嘗以談笑諷諫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

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孟曰。馬者。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如何。對曰。臣請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於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於此乎。爲之柰何。孟曰。請大王以六畜禮葬之。以壟竈爲槨。銅歷爲棺。鼛以鼓舉。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王乃使以馬屬太官。（史記滑稽傳）

優孟見寵於孫叔敖。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往見優孟。居數歲。其子見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話。歲餘像叔敖。王及左右不能別也。王置酒。孟前爲壽。王大驚。以爲敖復生。欲以爲相。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王許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愼毋爲楚相。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置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王謝優孟。立召叔敖子。封寢邱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史記滑稽傳）

孫叔敖疾且死。戒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以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邱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叔敖死。（原註。皇覽。叔敖家在南郡故城中百十一里。今江陵北是也。）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不受。請之寢邱。累世不絕。（呂氏春秋異寶篇。）

詹何以善釣聞於國。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鉤。荊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絕。鉤不申。竿不撓。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何答曰。先大夫之言。浦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

鷽鴳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惟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制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列子湯問篇）

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王曰善哉。（列子說符篇）

詹何坐堂上。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而白蹄。何曰。然。是黑牛而白在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以布裹其蹄。其精察如此。（韓非子解老篇）

郢人有善相者。所言無遺策。莊王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則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所謂吉人。事君者其友皆誠信好善。則在官日益。功業日修。此所謂吉臣。人主則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失皆敢交爭。則國家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王善之。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霸天下。（新序雜事篇五）

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原註：說苑云：射科雉中之。呂氏春秋作隨兕。）申公子倍劫王而奪之。王曰。不敬。命屬吏。左右曰。倍賢者。此必有故。願王察之。乃赦之。不出三月。子倍以病卒。王與師與晉戰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子倍弟請賞於吏。曰。臣之兄子倍、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伏其死。吏言於王。王使人發平府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呂氏春秋至忠篇）

北郭先生鄙人王聞其賢使使齎金百斤往聘之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以計之卽謂其婦曰楚以我爲相則結駟列騎食前方丈可乎婦曰夫子食粥爨屩無怵惕之憂何哉與物無治也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之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狗楚國之憂其可乎遂不應聘與其婦去之（韓詩外傳九）

楚庭有神白猿射之、則搏矢而嬉莫能中莊王命養由基始操弓矯矢未之射猿擁柱而號由基發之猿應矢而下則由基以其中先之也（淮南子說林訓）王又使射青蛉曰吾欲生得之由基關弓拂其左翼（藝文類聚巧藝部引尸子）

令君子佩請莊王登強臺王不往曰吾聞臺南望巑山下臨方湟其樂使人遺老忘死吾德薄不可當也（淮南子道應訓）

士慶以進言莊王用爲令尹申陳子跪於王前而泣之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前則爲豪矣後則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無日矣王曰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此者可富不可貴乃出璧玉賜之曰忠信者士之德行言語者士之道路道路不修治士無所行矣（新序雜事篇二）

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返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有賢臣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焉返曰可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在君之廬其君好樂而無禮民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伐之必尅王從之果然（說苑奉使篇）

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亡予。君子曰。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天矣。安不忘危。故能終成霸功焉。（說苑君道篇。）

楚雨雪。莊王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貧客甚矣。乃使巡國中。賑百姓貧客無糧者。諸侯聞而畏之。（北堂書鈔歲時部引尸子。）

莊王與晉戰。勝之。慮諸侯畏己。歸築五仞之臺。臺成。觴諸侯。諸侯請約。王曰。我德薄之人也。諸侯請爲觴。王仰而曰。將將之臺。皆皆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說苑權謀篇。）

渚宮舊事卷二

周代中

楚莊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羣臣諸公子入朝。車不得至於茅門。天雨。庭中有潦。太子塗驅車至茅門。廷理曰。車不至門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斬其轅而僇其僕。原註。說苑云。少師慶逐太子之車。韓子作廷理。太子入爲王泣曰。必誅之。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焉可誅也。夫滅法廢令。是臣乘君而下尚校。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再拜請死罪。王益廷理爵二級。以旌之。韓非子外儲說。

莊王無子。愛幸樊姬。後宮不得進御。姬言於王曰。妾以卑微之身。明不足以自照。善不足以補過。後宮出入十年矣。寢專寵。衆妾不進繼嗣不孳。王有偏施之過。妾有專受之罪。此非大王全國之福。王善其言。使六姬更侍。有子六人。樊姬言從志得。援琴而歌曰。忠言信兮從正不邪。衆妾進兮繼嗣多。王聞之欣然曰。於戲。吾國所以治者。樊姬之力也。原註。荊南志云。莊王墓在江陵西三十里。周迴四百步。前後陪葬數十塚。皆自爲行列也。○琴操。

恭王之爲太子。將出之雲夢。遇工尹。工尹趨避家人之門。太子下車從之曰。子大夫何爲如是。吾聞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不祥莫大。大夫何爲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說苑敬愼篇。

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一冤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

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世子者、國之基而百姓之望。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是絕其本本絕則擾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子招爲世子。其後猶有子圍、棄疾之亂。（說苑建本篇）

楚與吳將戰。楚師寡。吳師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遁至郊。使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以爲利也。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爲將者。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則荆國終爲天下撓。遂伏劒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鑽於其上。（呂氏春秋高義篇）

鄢陵之戰。恭王擠於晉。潘崇、養由基、談黃、襄徼舉足蹴其體。四大夫載而行。遂反郢。（淮南子氾論訓）

恭王有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習師保之訓。而膺受多福。是以亡師於鄢。廢先君之業。覆楚國之師。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宏多矣。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沒於地。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而後許。王薨。令尹子囊議謚。羣臣曰。王有命矣。子囊曰。君謂恭若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左氏傳）

康王弟午在秦。秦不出也。（原註：說苑云子午。韓子但云王弟也。）中射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之晉。見叔向而告之。且曰。請以百金委子。叔向受金。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邱矣。公曰。何也。曰。秦不出楚王之弟。是秦楚惡也。必

不敢禁我城壺邱彼如禁之我曰爲出楚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楚不出是卒惡必不敢禁城壺邱晉從之秦果出公子午王大悅以鍊金百鎰遺晉（韓非子說林下）

靈王與伍舉登章華臺（原註臺在江陵東百餘里臺形三角高十丈餘亦名三休臺是也）曰美夫哉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也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爲明以察清濁爲聰也在昔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廣不過容宴豆大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王是以除亂弭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始升諸侯距無有至者而後太宰哉彊請魯侯懼以蜀之役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國語楚）

靈王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觴之偏悅魯君既醉賜以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既而悔之伍舉說魯君曰（原註左傳作大屈之弓云遠啟疆說魯侯見魯連子與傳異也）弓璧楚之上寶吳君求之不得今屬魯吳與秦齊聞之是徙禍於魯魯君懼而反之（藝文類聚八百二引）

靈王作傾宮三年未息而爲章華之臺又自爲石椁陂以象帝舜民始思亂矣翟人來朝靈王誇之與客登章華臺三休乃至王曰翟王亦有臺乎使者曰翟堂高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佚又惡得有此王甚媿之（賈誼新書退讓篇）

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國啜羹熱。援巵漿沃之。明日。子朱辭宮而歸。其僕怪問之。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笞之三百。（淮南子人間訓。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朝。程榮本說苑。朝作乾。）曰。令尹將誰歸。朝曰。殆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朝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智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說苑臣術篇。）

靈王簡賢務鬼。信巫覡。祀羣神。躬執羽帔舞壇下。吳師來攻。國人告急。王鼓舞自若曰。寡人方樂神明。當蒙福祐。不敢救。吳兵遂至。獲太子后妃已下。（桓子新論。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六引。）

平王時。令尹子常城郢。（原註。盛宏之云。江陵東北七里有故郢城之周迴九里是。）左司馬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初莊王幼弱。令尹子孔將伐羣舒。使公變與鬬克守二子作亂。城郢。及恭王時。令尹子囊將死。（原註。庾仲雍云。江陵城東北二里許有子囊墓。）顧命子庚必城郢。至是其孫子常復就其功。（左氏傳。）

伍員之亡也。王使捕之。員貫弓執矢。向使者。使者不敢進。自鄭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公不應。東南向而唾。畏楚也。員再拜曰。知所之矣。因之吳。過於楚。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渡之。已絕江。問其名不告。解其劒以與丈人曰。千金之劒。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珪。祿萬擔。子豈吾尚不取。何子之劒。伍員至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每食必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人至衆。名不可得而

聞。身不可得而見也。呂氏春秋異寶篇。

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可乎。對曰。昔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而獻飲焉。以斃於鄢。芊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吾子經營楚國。吾不欲薦芰以干子。子期乃止之也。國語楚。

越滕吳。又請卒於楚。將攻晉。左史倚相謂平王曰。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索卒以攻晉。是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以分吳。平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逆戰。大夫種曰。吾士盡甲傷。不如賂之。乃割露陰五百里以和。韓非子說林下。

司馬子期伐陳。吳楚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晴。左史倚相謂子期曰。十日雨。兵聚而甲輯。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陣。陣未成而吳人至。見荊戒備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爲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大破吳軍。韓非子說林下。

昭王欲遊荊臺。司馬子期進曰。荊臺之遊。左江右湖。前望鵠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殆以亡國。願大王無遊焉。原註。荊臺今章華之東。去江陵一百二十里。臺周迴百有餘丈。王怒之。令尹子西駕於殿下。曰。今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撫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有所謂。王聽之乎。王曰。子言。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於君者。得祿不足賞。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誅。夫子期者忠臣。若臣

者諛臣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令我聽司馬之諍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柰何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荊臺之側子孫必不忍遊祖父之墓以爲觀樂也王曰善乃還（說苑正諫篇）

昭王使石諴爲政（原註史記作石奢○案韓詩外傳二新序節士篇俱作石奢）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立於廷曰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敢乃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事君枉法不可謂忠令吏捨之上惠也不敢廢法臣節也遂不去斧鑕刎頸於王庭（呂氏春秋高義篇）

狂接輿楚人也（原註皇甫謐高士傳云陸通字接輿也）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昭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請先生治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門外車迹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江南妻曰君命不從非忠從之是遺義不若去之乃夫負釜甑妻載紝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韓詩外傳二）

吳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鼓壞宗廟徙陳器吳以班處王宮吳子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概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概入之吳王盡妻後宮至乎夫人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公侯者一國之儀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巾櫛所以絕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若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與焉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

之欲。犯放絕之禁。何以行令訓民哉。且妾聞生而辱者不如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朝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自殺妾。又何益於君。於是吳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不釋兵三旬。（列女傳貞順。）

吳攻楚。子胥使人宣言於楚曰。用子期將。因擊之。用子常將。因去之。楚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吳人擊之。敗。（韓非子內儲說。）

闔閭乘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也。其沈者以其飲不休。不如乘之以沈之。（韓非子說林下。）

昭王反郢。樂師扈子侍坐。引琴而歌曰。王兮王兮聽讒邪。枉殺左右冤伍奢。二允懷恨東奔吳。創巨痛深破國都。鞭屍戮骸邱墓屠。賴申包胥人獲蘇。王雖反國憂未徂。王垂涕不復聽。樂師扈子亦終身不操琴。（吳越春秋文有異同。）

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是日。出府之裘以賜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吳襲郢。當房賜者請往戰死。闔閭一日五徙。當房之德也。（賈誼新書誡連語。）

屠羊說從王出奔。王反郢。賞之。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彊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過。故不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說曰。楚國之法。商人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於君。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而見之。非

國法也。遂不受命。入於澗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以三事之位。子期舍車而徒求之五日夜。而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使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安習俗於下。意者過也。說曰。豈可貪爵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竟不受而去。（韓詩外傳八。）

越姒者。越王句踐之女。昭王聘爲妃。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姒參右。王親乘駟馳。遂登附社之臺。觀士大夫逐者。王歡。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敝邑之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猶以爲未足。故以婢子爲苞苴玩好。今乃比好妃嬪。列於後宮。固願生俱樂。死同時。豈敢有貳哉。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王乃復謂越姒曰。吾願與子生又若此。死又若此。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不敢聞命。其後王病。有雲如赤烏夾日而飛。王問周太史。史曰。其當王身乎。然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之股肱。何益。羣臣聞之。請以身禱於神。王弗聽。蔡姬曰。人寔欲之。何爲不使。越姒曰。大哉君王之德。於是妾原從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君王死。而況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越姒曰。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內也。遂自殺。及王薨。（原註。郭仲產荊州記。昭王墓在江陵西北百餘里沮水之西。輿地志云。昭王墓圖藻二百。）羣臣曰。其母信者其子必仁。乃立越姒之子熊章。是爲惠王。（列女傳節義。）

芊尹文、荊之驅逐麋鹿者。司馬子期獵。載旗之長拽地。芊尹文拔劒齊諸角（程榮本新序角作軫）而斷之。武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箙、而未發也。子期伏軾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聞之。王者之旗拽於地。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角。（新序角作軾）今子出自荊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雖文斷之。不亦可乎。子期悅之。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對曰。臣固將謁之。彼鞭朴之使。而故斷臣之旗。勇也。臣問之而服。臣以法。智也。勇且智。臣願君王用之。昭王曰。善。（新序作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無對曰以下四十三字。）乃使爲江南令。大治。（新序義勇篇）

申鳴、郢人。治園養親。孝聞於國。惠王欲仕之。申鳴曰。何舍爲孝子、乃爲忠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朝。有樂爲而我不憂。故我欲汝之仕。申鳴受命。王以爲左司馬。朞年遇王孫勝之亂。申鳴率師攻之。勝謂石乞曰。鳴、天下勇士。今將兵柰何。乞曰。鳴孝子。劫其父殆與我也。勝從之。謂鳴曰。子歸我。我與子分楚國。不然則死。是矣。申鳴流涕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既不得爲孝焉。得不爲忠。援桴鼓之。遂殺勝。其父亦死焉。王且賞之。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正君之法以殺臣之父。非孝。行不可兩全。名不可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見天下之士。遂自刎而死。（韓詩外傳十。）

石乞侍坐於屈建。建曰。王孫勝其亂乎。乞曰。勝所下士者三人。與己若者五人。與同衣食者十人。其行若此。何故爲亂。建曰。此吾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居十月。勝果亂。（說苑權謀篇）

石乞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甲笑曰吾子常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今子將殺君而使吾從子非吾義也子行其威吾行其義不亦可乎且逆子以兵爲爭應子以聲爲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新序義勇篇

石乞將盟屈盧拔劍而屬之曰詩有之矣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覆國求福於盧可乎且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故士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乞乃內其劍也新序義勇篇文多脫略太平御覽四百三十八引新序與此同

王孫勝立子閭子閭不肯劫之以刃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庇焉啓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從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欲以明其德不爲諸侯非惡其位欲以潔其行見國而忘主不仁劫白刃而失義不勇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勝彊之不可遂殺之新序義勇篇

楚人非善者原詩韓詩外傳云莊之善新序作莊善莊義之○案今本新序作非善辭其母將死君母曰棄母死君可乎善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養母者君之祿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可遽返善曰擢吾私也死義吾公也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往死之新序義勇篇

子蘭子事王孫勝勝將爲亂告蘭子曰吾將爲大事願與共之蘭曰我事子而與子弒君是助子不義畏患而去是遁子於難故不預子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說苑立節篇

惠王時。陶朱公子殺人於楚。有司囚之。朱公遣其長子。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牛車。爲書遣故所善莊生。戒其子、至則進千金。聽其所爲。愼無預其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子進書金如其父言。生曰。可去矣。愼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生。以其私齎遺國之貴人焉。生雖居貧窮。然以廉聞於國。自王已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妻曰。此朱公金也。有如病不宿戒。後歸勿動。而公之男不知其意。以其殊無短長也。莊生入見王曰。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王素信之。曰爲之柰何。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王曰。先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入封三錢之府。貴人驚告男曰。王且赦。曰何以知之。曰。王每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封之。朱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重以千金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生。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生知意欲復得其金。使入室取。朱公子持去自幸也。生羞爲賣。入言於王曰。臣前言某星事。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賄王左右。非能恤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王怒曰。寡人雖不德。柰何以朱子故而施惠令論殺朱子。明日遂赦。史記越世家。

楚與吳越。墨子無吳字。有人舟二字。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墨子有見利而進見五字。不利則其退難。吳越。墨子無吳字。有人字。迎流而進。順流而退。墨子有見進見四字。不利則其退速。吳越。墨子無吳字。因其勢。亟敗。墨子作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及惠王時。墨子無此四字。公輸般始爲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短長而制爲兵。自是楚兵節。吳。墨子有越之兵不節無吳字。越

兵敗之。（墨子作楚人因此以窺宋城六字。○墨子魯問篇。）若執函敗越人。嘗爲木鳶。乘之以窺宋城。（墨子作削竹木以爲鵲。無乘之。）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翟行自齊。行十日夜至郢。獻千金於般曰。北方有侮臣者。願子殺之。般不悅。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曰。吾聞子之梯以攻宋。楚有餘於地。不足於民。殺所不足。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不可謂仁。子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般子服。翟曰。何不已乎。曰。既言之王矣。曰。胡不見吾於王。遂見之。墨解帶爲城。以牒爲械。般設九攻而墨九卻之。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問其故。墨曰。般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則宋莫能守。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臣守器。在宋城上。以待楚矣。王曰。請無攻宋。（墨子公輸篇。）

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文選注引。）是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請過進百種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原註。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封之。不受而去。（此不同。疑爲逸文。今本墨子貴義篇與）

悼王時。魏吳起來奔。以爲令尹。起言於王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逼主而下虛人。貧困弱兵之道。不如使封君子孫三代而收其爵祿。減百吏之秩。損不急之役。杜私門之財。以奉選練之士。王從之。遂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強秦。諸侯畏楚。及悼王薨。魯陽公馹期及陽城君、殺王母閼姬而攻起。起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王尸。插矢疾言曰。羣臣亂吳起。死楚國之法。麗兵於王屍者。加重罪。及射

王立。於是誅滅中王屍者七十餘人。家故當時稱吳起之智。所速于鏃矣。初郢以兩版築垣。起變之用四。國人惡之。韓非子和氏篇。呂氏春秋貴卒篇。史記吳起傳。

渚宮舊事卷三

周代下

安陵君有寵於宣王。江乙謂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親戚。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撫絞而服。何以也。安陵君曰。王過舉而色之。不然。無以至此。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妾不敝席。寵臣不敝輪。今君擅楚國。無以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曰。然則柰何。曰。願君請以身爲殉。如此則子長得寵於楚國。曰。謹受命。居三年而不言。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有効。君不用臣之計。臣不敢復見矣。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閒也。既而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霓。兕虎之嗥若雷霆。有狂兕依輪而至。王手弓而射之。一發盡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千秋萬歲之後。誰與樂此乎。君涕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之後。臣願得以身拭黃泉。辱螻蟻。又何得此樂乎。王大悅。乃封纏爲安陵君。君子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纏可謂知時矣。（戰國策楚。）

江乙爲鄙大夫。有盜入王宮。令尹昭奚恤以罪乙。未幾。其母亡布。乃言於宣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王曰。令尹信盜之。不爲其富貴虧法。不盜而誣之。國有常刑。乙母曰。昔孫叔敖爲令尹。道不拾遺。民不閉關。而盜自禁。令尹之治。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故使得盜妾之與

身盜何異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何罪母曰吁大王之言過矣昔者妾子爲郢大夫有盜入王宮妾子坐絀妾子亦豈知之哉昔武王有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治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其布因賜金千鎰母辭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用之（列女傳辯通）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宣王謂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於王何如王曰君子也近之乙曰有好揚人之惡何如王曰小人也遠之乙曰然則且有子殺父臣殺君而王終不知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戰國策楚）

江乙謂宣王曰臣聞楚俗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然乎王曰誠有之乙曰然則白公之事得無遂乎誠如是然則臣罪重矣王曰何也乙曰州侯相楚甚貴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此一口安得問之（戰國策楚）

景舍好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爲惡偷者往見一聞君求伎道之士臣偷也願以伎充一卒子發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左右曰彼天下大盜何足爲禮發曰此非所知無幾齊師來伐王使帥師禦之兵三卻賢良皆亡其計而悉其力齊師愈強於是偷卒進請曰臣有薄伎願君行之即夜出解齊將軍幬帷獻之子發子發使人齊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歸之執事明日偷卒往取其贖發皆使歸之齊使大駭曰今日不去楚必取吾之首遂按兵而廻（淮南子道應訓）

秦欲伐楚使使觀楚國寶器宣王召令尹曰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不對昭奚恤進曰此

欲觀吾國得失而國之寶在賢臣非珠玉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恤爲東面之壇一（按此下新序有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句是也）秦使至恤曰君客也就上位東面令尹西面（新序作令尹太宰子西南面）太宰子敖次之葉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發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而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人各得其所令尹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爭之難交兩國之歡太宰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他國亦不見侵葉公在此理師旅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勸百萬之衆使皆赴湯火蹈鋒刃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發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理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返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新序雜事篇一）

大司馬景舍攻下蔡踰之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歸楚舍屬二三子而理之宣王郊迎裂田百頃封珪子發辭曰夫理國立政諸侯入賓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人遁將軍之威也兵陣合戰而勝敵者庶民之力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非仁義之道固辭不受（淮南子道應訓）

子發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升（列女傳作井）分菽粒將軍朝夕芻豢黍粱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句踐伐吳歟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足加美而士卒戰自五倍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賜軍士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足踰嗌而戰自十倍也今汝爲將士卒升分菽粒汝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安樂其上雖以得勝非其道也（列女傳作術）子非吾之子無入吾門發謝然後得入（列女傳母儀）

田忌去齊來奔。宣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齊亦萬乘之國。常欲相幷。爲之柰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繻將。楚發五萬人。使次將軍帥之。至必擒將而反。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帥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盼子將。則楚發四塞之內。王自將而忌從。使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此。則王得僅存。於是齊使申繻將王發五萬人。果斬將而返。又使田居、盼子將。相次而至。皆如忌策。王至舍北面而問曰。何先生知之早也。忌曰。申繻爲人。侮賢而輕不肖。賢不肖俱不爲用。是亡也。田居尊賢賤不肖。則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盼子尊賢愛不肖。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說苑尊賢篇。）

田忌在楚。齊相鄒忌恐其以楚權復齊。杜赫曰。請爲君留之。因說宣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以楚權復齊也。王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田忌不返郢。忌必以齊厚事楚矣。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而竭其智。此用二忌之道也。王遂封忌江南。（戰國策齊。）

威王學書於沈尹華。令尹昭釐惡之。王好術。有申謝佐術者。爲昭釐言於王曰。國人皆謂王、沈尹華之弟子。王不悅。（呂氏春秋去宥篇。）

鐸椒。楚人。爲威王太傅。治春秋左氏傳。初吳起至楚。以左氏傳子期。期傳鐸椒。（漢藝文志考證引劉向別錄。）爲王不能盡觀春秋。採其成敗。以四十章爲鐸氏微。（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客謂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賜之。恤曰。郢人某氏。

不當伏罪。宅不可得。客辭而出。恤悔之。因謂客曰。恤不得事公。公何爲以故窺恤。客曰。非用故也。恤曰。請而不得。有悅色。非故而何。（戰國策楚）又有燒積芻者。不知其人。恤令吏執販芻者而問。果燒之。（韓非子內儲說）

威王問莫敖子華曰。自吾先君文王以至不穀。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華曰。君王將何問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何謂也。華曰。昔者令尹子文緼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於王宅。服於天府。行不避人。故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子文是也。昔葉公子高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亂。相先君以掩於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威播於諸侯。當此之時。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葉公食田六百頃。賜六十邑。故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師之閒。矢石交。莫敖大心撫其車衡。舉首顧而太息曰。嗟乎。楚國之亡無日矣。吾將深入吳軍。若將一人。若卒一人。以與大心。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吳與楚戰三戰入郢。先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梦冒勃蘇曰。吾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一卒也。不若奔走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七日而薄於秦王之朝。鶴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不入口。秦王聞而趨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親問之。子誰也。對曰。臣非異也。楚使新造整尹勃蘇。吳人敗楚。寡君身出。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急。且求救。秦王遂發戎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虎。與子滿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

破之故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梦冒勃蘇是也吳師入郢蒙穀結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君而有孤楚國社稷其庶乎遂入大宮負離次之曲以浮於大江逃雲夢之中昭王返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畝穀悉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磨山中至今無返故不爲爵禄不爲禄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此之世焉能有耶華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而楚士約食懇而能立輒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弗內死之可惡斷而弗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捨君王直勿好耳○明君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也戰國策楚

懷王時張儀在郢貧其舍人怒之欲歸儀曰子又必爲衣冠之弊故欲歸也子待我爲子見王當是時南后鄭褒貴寵張儀見王王不悅儀曰王無所用請北見晉君王曰諾儀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金玉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儀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儀曰彼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王曰楚僻陋之國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寡人獨何爲不好色哉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褒聞之大恐令人謂儀曰妾聞將軍之晉竊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褒亦有金五百斤張儀辭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請曰非有他人於此願王召所便習王乃召南后鄭褒儀再拜曰儀有死罪於王王曰何也儀曰臣徧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莫如此兩人矣戰國策楚

張何謂吾得曰何能令公貴於三柱國吾得曰柰何對曰王大主而好小智游說之士率皆欺王請爲公說王曰諸侯之士多圖大王以虛名而無其實吾得出於晉國好廉而善劒不如使其掌客則說士莫欺王者得必殺之何遂言於懷王王從之得果大重柱國此條未詳出典惟國策西周有楚兵在山南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云云高誘註吾得楚將也吾當爲五楚五將者叶亦非比事疑唐人所見書多此或國策佚文後人刪去

淖齒得罪於懷王游騰爲齒說王曰秦有上郡午者重邱之戰謂秦王曰必無與楚戰王曰何也對曰南方火也西方金也金之不勝火必矣秦不聽果戰不勝今午又謂秦王必與楚戰今楚夏正而危其柱國此所謂火自滅也王懼因復淖齒太平御覽四百六十引戰國策

富摯有寵於懷王黃齊惡之楚人說齊曰公不聞老萊教孔子事君乎曰見君之車則下見君之位則趨王愛富摯而公不善是不臣也戰國策楚

王子蘭爲令尹使上官大夫靳尚譖屈原於懷王王遷之江南原既放逐遂作哀郢其辭曰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之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淩陽侯之氾溢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蹇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下浦而西思兮哀故

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惨鬱鬱而不開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爲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堯舜之抗行兮。行滂杏杏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一及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史記屈原傳楚辭。）

懷王留秦時。太子橫質齊。請歸。齊閔王曰。與我東地則歸子。太子用太傅慎子計詐之。太子既歸即位。是爲襄王。齊使車五十乘來求東地。王患之。以告令尹慎子。慎子對曰。王朝羣臣而問之。上柱國子良入曰。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齊。不與不可以約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也。攻之武也。昭常曰。萬乘者。以地大故也。一去東地五百里。是去國之半。臣請弗與。而守。景鯉進曰。不可與也。雖然不與。負不義於天下。臣請西索救於秦。既罷。王以三大夫之言告慎子。慎子曰。皆用之。王可遣子良以五十乘獻地於齊。明日使昭常爲大司馬守東地。又明日遣景鯉索救於秦。於是子良獻地於齊。人以甲受昭常。宣死守不與。齊王問子良。子良曰。常矯也。齊王與師攻東地。未涉境。秦以五萬兵臨齊右壤。責之曰。隆慮太子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不義。縮甲則可。不然請戰。齊懼而退。於是士卒不用。東地復全。（戰國策楚。）

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朝雲之館。其上有雲氣。變化無窮。王曰。何氣也。玉曰。昔者先王游於高唐。

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曖乎若雲。皎乎若星。將行未止。如浮忽停。詳而觀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之曰。我夏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乎巫山之臺。精魂爲草。摘而爲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游於高唐。願薦寢席。王因幸之。既而言之曰。妾處之巇。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靈。幸妾之謇。將撫君苗裔。藩乎江漢之閒。王謝之。辭去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朝視之如言。乃爲立館。號曰朝雲。王曰。願子賦之。以爲楚志。原註見襄陽耆舊傳。文本賦小異。故更錄之也。○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九引同。

宋玉初事襄王。而不見察。或謂之曰。先生何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乎。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元猿乎。當其居桂林之中。芳華之上。從容游戲。倏忽往來。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及其居枳棘之中。恐懼悼慄。衆人皆得意焉。夫處勢不便。豈可量功校能哉。新序雜事篇五。

玉之見王。因其友。及不見察。乃讓其友。友曰。嚞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子事主未耳。何怨於我。玉曰。不然。昔齊有良兔。東郭狡。一旦而走五百里。有良狗韓子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人遙見而指屬之。則雖韓盧不及良兔。蹟跡而從之。則雖東郭不能離也。今子屬我。蹟跡而縱耶。遙見而指屬耶。友曰。鄙人有過。新序雜事篇五。

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游於雲陽之臺。古文苑作陽雲。王曰。能爲有象人大言者上坐。王因曰。古文苑作因曰。操是太阿劍一世流血衝天。軍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皇

陶嬉大笑至兮摧眾愚鋸牙齧雲晞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劒耿介倚乎天外王曰未可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跨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盼天迫不得仰若此之大也何如王曰善古文苑末二句少

襄王登雲陽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定位古文苑無定字三光並照則大小備古文苑有能大而不能小一句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盈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坐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爲小言者賜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飄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聿遑浮湧凌雲縱身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眇翩緜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塵以爲輿剖糠粃以爲舟汎然投乎盃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憑蚋眦以顧盼附蠛蠓而遨遊寧隱微以無準渾存亡而不憂又曰館乎蠅鬚宴於毫端烹虱腦切蟻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閟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曰善遂賜雲夢之田古文苑

宋玉與登徒子皆受釣於元淵子困學紀聞云宋玉與登徒子僧受釣於元淵唐人避諱改淵爲泉古文苑又誤爲洲淮南子作蜎螾七略蜎子名淵楚人案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引宋玉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僧受釣於元淵退而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淵之釣也二淵字皆不誤而並見於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淵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柰何徒曰夫元洲之釣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餌若蛆螾鉤若細鍼以出三尺

之魚於數仞之水豈可謂無術乎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元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爲大王言乎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鈎非鍼其餌非嬪也王曰願遂聞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鈎祿利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釣道微矣非聖王而孰能察之王曰迂哉言乎其釣未可見也玉曰其釣易見王不察耳昔殷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宰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紉矣（紉依古文苑改原作多誤）羣生寖其澤民戴其罰其鈎可謂均矣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鈎決波湧魚失是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元洲之釣左挾魚罾右執槁竿立乎潢汙之涯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於鮒鯈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復勤獲不當廢斯乃水濱之役夫而已王又何稱焉王若建堯舜之洪竿攄禹湯之修綸投之於瀆沈之於海漫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爲大王之釣不亦樂乎（古文苑）

襄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柰何對曰居不爲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衢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王復問曰君子之富柰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報不責飲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不肖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說苑貴德篇）

莊婬（列女傳作姪）者襄王夫人初秦欲襲楚使張儀行金令左右說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甚樂王欲往縣邑之女莊婬（列女傳有淫字）謂其母曰王好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秦又重賂左右以惑王觀其勢王已出姦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殆不反願王（列女傳作往）諍之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諍（列女傳作諫）乎不許婬乃逃以

緹竿爲幟。王出。婬持幟伏道旁。車至。婬舉其幟。王怪而問之。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懼嚴不敢。敢以幟見王。王曰。衛何可戒寡人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何也。婬曰。大魚失水者。王去國五百里。有龍無尾者。春秋四十而無太子。牆欲內崩者。秦人反間王之及此三事。加以五患。宮室相望。城郭闊達。一宮垣衣繡。人民無褐。二百姓饉饑。馬有餘秣。三邪臣在側。賢者不用。四奢侈踰制。王室空虛。五不亟返。禍及矣。王命後車載之。立反國。既至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遂發鄢郢之師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婬爲夫人。（列女傳辯通。）

渚宮舊事卷四

漢代　魏代

秦昭王廿九年使白起攻楚拔郢置南郡太守楚有舊郢縣遂分爲臨江俱隸南郡至漢景帝改臨江爲江陵始秦置監御史掌監諸郡漢仍秦制置荆州刺史居南郡與太守竝治太守總屬縣而刺史部南郡、南陽、長沙、零陵、桂陽、武陵、江夏等七郡漢靈帝時升刺史爲牧移鎮襄陽唯南郡如故

楚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太守拔其城項籍以爲功多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敖卒子尉嗣爲王漢高帝五年遣騎都尉靳歙擊尉尉兵敗柱國大司馬已下八人皆降虜王致洛陽共氏遂絕後以國爲南郡（史記項羽紀秦楚之際月表）

臨江王榮景帝太子廢爲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返矣榮至詣中尉府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史記五宗世家）至今江陵北門塞而不開蓋傷王不令終也（世說言語篇注）

秦豐南郡人少有雄氣王莽末結鄉里豪傑起兵掠荆州十二縣據襄陽之黎邱自稱楚黎王盡有南郡之地光武建武四年遣將軍岑彭朱祐相繼討之數年乃平十一年以誅虜將軍劉隆爲南郡太守數歲坐墾田不實免官（後漢書岑彭傳劉隆傳）

郭賀。建武中爲荆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特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明帝巡狩至江陵。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勑行部去襜帷露冕。令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每所經過。吏民指以示莫不榮之。原註。喬卿字也。後漢書蔡茂傳。○

法雄。安帝時爲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增益。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治之世。猛獸不攫。皆由恩信寬仁。澤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年。歲以豐稔。後卒官。後漢書法雄傳。

劉度。桓帝延熹初。爲刺史。五年。武陵蠻夷反。寇掠江陵。度及南郡太守李肅、竝奔走荆南。皆沒。帝以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帥十萬人討之。緄上疏曰。勢得容奸。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瞻可信。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緄至荆州。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斬首四千餘級。受降數萬人。荆州平。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爲司隸。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傅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會江南盜賊復起。遂策免緄。後漢書馮緄傳。

胡爽。南郡人。爲郡主簿。時武陵蠻六千人來向郡。太守李肅策馬欲走。爽叩馬諍之。肅拔刀向爽曰。掾促去。爽叩馬不去曰。爲臣之道。死不忘忠。若先殘殺。當於地下與龍逢比干遊息。肅遂殺之而走。桓帝徵肅伏法。後漢書南蠻傳。

度尙。延熹五年、代劉度爲刺史。（原註：尙字博平）劉度之敗也。桓帝詔公卿舉任荊州者。尙書朱穆薦尙。自右校令擢爲刺史。尙至州。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諸夷。明設購賞。大破長沙、武陵、桂陽宿賊。降者數萬人。尙出兵三年。羣寇悉定。後徵還京師。頃之。荊州兵朱蓋等征戍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賊帥胡蘭等三千餘人攻破零陵桂陽。詔以尙爲中郎將。將三萬人討之。斬蘭等首千級。餘賊散走。復拜荊州刺史。頃之爲交州刺史張磐所訐。徵入。被罪。先有功得原。以天水趙凱爲刺史。（後漢書度尙傳。）

胡廣爲南郡華容人。（原註：古華容在江陵東八十里。容城鄉也。廣父貢之墓在焉。）六代祖剛。字君舉。淸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徒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閒。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眞、從家省父。眞頗知人。會歲終應舉。勑眞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眞自於牖閒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尙書郎。累拜太尉。封安樂鄉侯。在公台三十年。歷事六帝。禮遇甚優。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拜太尉。又爲太傅。總錄尙書事。年八十二薨。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後漢書胡廣傳。）或云廣本黃氏子。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於瓠。投江中。胡忠見瓠流下。聞有小兒啼。因取養之。（太平御覽四百八十八引語林。）

王蘇作玉業。（搜神記。）和帝時爲荊州刺史。每將出行部。常浣濯潔齋。類告上帝。精誓后土。曰。開誘愚心。使理於衆。殄除貪殘。翦滅奸惡。不酷人。不失理。江南多咒詛毒螫之患。及化之流也。山陸無蝮蟲豺狼。水無鯨鯢短

狐。風波不動。人無禍慝。行部遇疾。卒於枝江亭中。有三白虎。低首曳尾。至於喪側。及喪發。追送踰境。忽然不見。永元十八年。百姓立廟於百里洲上。號曰白虎王君。每舟船上下。能爲風濤。至有牛羊之禱。積骨如山。（搜神記。）

李固順帝時爲荊州刺史。州先有盜賊。彌年不定。固遣吏勞問境內。赦其前愆。與之更始。於是賊帥歆其魁。率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後漢書李固傳。）

毛寇。獻帝初爲荊州刺史。寇先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後董卓專政。寇舉兵欲以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收寅。寅懼。詐案行使者。先祿大夫溫毅。徼移堅。說寇罪過。令收行刑。毅以狀上。堅得檄。勒兵襲寇。寇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爲。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爲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寇曰。刺史豈有所惜。便開庫。使自視之。知有所遺否。兵進及樓下。寇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詣君。寇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寇窮迫。刮金飲之而死。（吳志孫堅傳注。）

劉表自北軍中候代寇。時江南宗賊大盛。表不能伏。至江陵。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與共謀畫。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而貪暴。越有素所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不道。拔其才用。威德既行。無不繫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

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衆。江南悉平。進鎭南將軍、荊州牧、封城武侯。遂幷治襄陽。（後漢書劉表傳）

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爲牧。年又豐樂。至逮八九年當始衰。謂表妻卒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卒地始歸曹操也。是時、華容女子忽啼呼曰。當有大災。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云。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襄陽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表果卒。縣乃出之。（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補）

劉表爲荊州。太僕趙岐謂車騎將軍董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曠地勝。（西通巴蜀。南達交阯。年穀獨登。兵民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於國。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詣洛陽。軍資委輸。前後不絕。後岐以老疾。遂留江陵。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因葬故郢城中。岐先爲壽藏。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像於墓中。居於賓位。爲己像居爲主位。皆自爲贊。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葬。下訖便掩。（後漢書趙岐傳）

江陵徐母。資產巨萬。劉表初爲荊州。母以家財至南陽迎表。表遂問所欲。答曰。素以賣豉爲業。老無兒息。但願生不爲官吏所擾。死得一冢。不見毀廢。表許之。數年死。葬江陵西江崗。表勑郡、無得採樵。其墓西有小山。因呼爲豉母山。（此條未見出典。）

劉備獻帝建安十三年與吳周瑜破曹操於烏林。曹操退保南郡。使將軍曹仁、徐晃守江陵城。操徑自北歸。備、周瑜程普進攻南郡。與仁、晃相對。各隔大江。備謂瑜曰。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爲疾害。吾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卿分卒追我。相爲從夏水入截仁後。（原註。夏水在江陵東三十里。今謂之長夏口。）仁聞吾入必走。瑜乃以二千益之。仁遂退。瑜又敗之。仁棄城走。孫權以瑜爲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吳志周瑜傳注。）

劉備詣權求借荊州。權欲不與。魯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操威力實重。初并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權從之。備遂領荊州牧。治公安。（曹操聞之。方作書落筆於地。吳志魯肅傳注。）

周瑜疾困。上牋於權曰。曹操在北。疆場未靖。劉備寓寄。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虞。至尊垂慮之日。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死不朽矣。瑜卒。遂以魯肅爲奮武校尉。代瑜爲荊州都督。屯江陵。令程普領南郡。頃之。權又以江陵與備。魯肅遂屯陸口。徵程普領江夏。十九年。備西取益州。留將軍關羽守江陵。備既定蜀。權求長沙、江夏、零陵三郡。備不承旨。權怒。遣將軍呂蒙率兵進取。備聞之。自還公安。遣關羽爭三郡。魯肅與羽相拒。羽責肅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塊壤而足下欲來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者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擯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使有所庇蔭。以濟其患。而豫州德堕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土。斯蓋凡夫不忍。而況整頓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曹操入漢中。備權失益州。

遂遣使與權和．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吳．南郡、零陵以西屬蜀焉．吳志魯肅傳注．

關羽建安十九年以劉備命鎮江陵．廿四年羽圍曹仁於樊．曹操遣于禁救之．羽生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唯城未拔．時呂蒙在陵口．初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及南郡．蒙上書於權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衆還建業．以治病爲名．羽聞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因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羽可禽也．權從之．羽果撤兵赴樊．蒙至尋陽．伏其精兵於艚艦中．使白衣人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縛之．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時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仁得翻書．流涕而降．蒙遂將仁至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視之．遂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燒軍器．羽以責芳．又羽出軍後．芳與士仁共結．軍資不能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至是遂降．吳志呂蒙傳注．

呂蒙入據江陵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曰．官鎧雖公家器．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遣人與蒙相聞．輒厚遇其使．周旋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士無鬬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追兵圍城．羽僞降．立旗城上．像人形．因遁．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羽及子平皆獲．斬於臨沮．荊州悉平．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權於荊州大會．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之功．子明謀也．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

悒怏耶。乃增步騎鼓吹。勑選虎威將軍官屬。幷南郡廬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耀於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在公安。迎置內廳。所以治護者萬方。募邦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權欲見顏色。恐勞動。常穿壁瞻之。少能下食則喜。不則咄嗟不寐。其愛重如此。竟卒於公安。（吳志呂蒙傳注。）

朱然代呂蒙假節鎮江陵。初呂蒙病篤。權問、卿疾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權從之。魏黃初五年。文帝遣張郃等攻江陵。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卽時卻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解圍。而圍不解。然城中兵多腫病。可戰者才五千人。曹眞等起土鑿池。立樓櫓臨城。弓弩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然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圖內應。垂發覺露。然乃斬泰以狥。眞等竟不能尅。乃撤攻退還。然由是名震敵國。封當陽侯。（吳志朱然傳。）

潘濬荊州人。劉備領荊州。以爲治中。從事。備入蜀。濬典留州事。孫權殺關羽。尅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面著牀席。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卽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咨之。累遷太常。（吳志潘濬傳注。）

諸葛融爲奮威將軍、公安督。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談。休暇。士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衆賓。各言其能。乃連榻促席。量敵選對。有博弈樗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菓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覽觀。終日不倦。兄恪爲孫峻所誅。使將軍施績等取融。融引藥死。先是公安有靈龜鳴。童謠曰。白黿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是果刮金龜印服之而死。（吳志諸葛瑾傳注。）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毅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卽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孫皓立。朝政昏亂。偉乃辭老髦困病。退歸江陵。（太平御覽二百二十九引吳志。）吳平後。建威將軍王戎薦偉。太康二年詔曰。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朝。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任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身。偉遂佯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終於鄉里。（太平御覽七百三十九引楚國先賢傳。）

陸抗爲吳荊州牧。治江陵。羊祜爲晉荊州刺史。治襄陽。祜每與吳人交兵。先告戰期。不爲掩襲。邊人於吳境刈穀。爲糧。送絹償復。雖獵常止晉境。吳人服其義。呼爲公。抗誡其戍保。境不相侵盜。曰。一邑一鄉。不可無信義。況大國乎。使命交通。抗有疾。祜遺藥。抗卽服之。左右止抗。抗曰。羊祜豈鴆人乎。時人比之華元、子反。吳將有降晉者。祜輒任其所適。若欲反吳。便爲祖道。吳將有二兒在境上戲。爲祜軍所掠。其父發哀。行喪經月。祜慰勞歸之。父感其德。率衆二千人降之。抗嘆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以不戰而自服。各保境界。（吳志陸抗傳。晉書羊祜傳。）

杜元凱爲晉荊州刺史。治襄陽。平吳之役。預自攻江陵城。城上人以葫蘆係狗頭抱示之。元凱病瘻故也。

元凱大怒，及江陵破，殺城中老小，血流霑足。後元凱死，其人莫不稱快。原註：襄陽耆舊傳云：元凱性剛狠，爲百姓不敬。○晉書杜預傳：小有異同。

渚事宮舊卷五

晉代

王澄爲刺史始鎭江陵初漢置荊州雖刺史乘傳車猶以江陵爲治所漢末劉表作牧阻江南宗賊遂鎭襄陽由是魏刺史皆因之盞郡城之東南已壓吳境故也吳置軍督於江陵陸抗遷治樂鄉（原註樂鄉在江南去江陵五十里）晉初羊祜、杜預、劉宏等皆治襄陽陶侃治江陵末年以去都偏遠遷巴陵庾亮遷武昌庾翼遷襄陽桓溫治江陵桓沖遷上明王元達（原註名犯宣宗廟諱今稱其字也）復治江陵自元達傳作元達後歷宋、齊、梁、陳、隋、唐不改

王澄愍帝永嘉元年代劉宏爲刺史領南蠻校尉移治江陵（原註宏卒後以高密王司馬簡爲征南將軍鎭襄陽以澄爲荊州刺史治江陵是也）荊之鎭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彀弄之神氣蕭然旁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既至鎭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略不致意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爲別駕委以州府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次江陵而飄風折其節杜會京兆人王如舉反南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時山簡爲征南將軍鎭襄陽（原註簡爲征南都督襄陽不領荊南刺史）澄遣使詣簡爲如舉黨嚴嶷所獲嶷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曰昨旦城破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散衆而還既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

人散在荊襄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集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於罷州。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於是梁益流人四五萬家俱反。推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於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勸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於作塘。山簡參軍王沖叛於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於孱陵。奔沓中。郭舒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禽此小醜。柰何自棄。澄不從。竟爲王敦所殺。（晉書王澄傳。）

宋厥。（晉書作宗厥。）荊州人。常以酒犯王澄。澄叱左右捽厥。郭舒厲色謂左右。使君醉。汝輩何敢妄動。澄大怒曰。別駕狂耶。舒言我醉。因遣炙舒眉頭掐鼻。舒跪受炙。澄意釋。而厥得免。（原註出鄧粲記。○晉書郭舒傳。）

陶侃慤帝建興元年。代周顗荊州。時杜弢、杜曾及故鎮南府衙門將周元皆投荊土。侃悉討平之。數年。遷征南大將軍。鎮襄陽。明帝時。又代王舒爲刺史。治江陵。勤於吏職。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還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爲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於江。吏將則加鞭杖曰。搖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爲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

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則切厲呵辱還其所饋出遊見一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收之耳侃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之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勸於豐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晉書陶侃傳）

皇甫方回謚子也有文才永嘉初以博士徵不起避亂荊州閉門閒居未曾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己尊賢愛物南土人宗之陶侃禮待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冠服望門輒下車而進王敦遣從弟廣代侃遷侃爲廣州侃將詣敦方回止之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無與並欲無危豈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賴周訪獲免廣至荊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廣迎杜弢廣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己收斬之荊土華夷莫不流涕也（晉書皇甫謐傳）

夏侯宏爲征西參軍自云見鬼嘗於江陵見一大鬼捉弓戟急走小鬼數百隨之宏畏懼避於道左大鬼過後捉一小鬼問之是何物曰廣州大殺宏曰此矛戟何用曰以殺人若中腹者輒死餘不死宏曰治此病有何方鬼曰殺烏雞薄之必差宏曰今欲行何方鬼曰當至荊州揚州時二州皆有心腹病無不死者宏行江陵殺烏雞薄之十生八九今中惡用烏雞自宏之由也（搜神記）

庾翼爲南蠻校尉南海太守夜如廁忽見廁中一物頭如方相兩眼大而有光從士中出庾乃攘袂以拳擊之應手有聲勿失所在（太平廣記三百六十引）

桓溫穆帝永和元年自徐州刺史代庾翼爲荆州征西將軍都督荆雍梁益四州辟習鑿齒爲西曹主簿溫平蜀後將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問國家祚運答曰世祀方永溫不悦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錢五千買棺木耳齒曰君幾誤死君常聞千里之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喜明日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戲君誤死君定誤活然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後遷爲治中時未三十謝溫牋曰不遇明公西州老從事耳晉書習鑿齒傳

伏滔青州人爲荆州參軍習鑿齒州人爲治中於桓溫座共論青楚人物滔以春秋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寧戚麥邱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田光孟嘗君顏歜愼子於陵仲子王斗卽墨大夫前漢時伏徹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鄭康成禰正平魏時管幼安華子魚徐偉長伏高陽此皆青土之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爲神農生於豫中召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見與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爲利回魯連不及老萊夫婦田光不及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司馬德操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於南郡少昊葬於長沙虞舜葬於零陵比其人則標的如

此論其士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黃巾赤眉之賊此何如青州耶（世說言語篇注）

習鑿齒爲桓溫主簿從溫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雪氣出伺視之一黃物射之應弦往取之乃老雄狐腳上帶絳繒香囊（搜神後記）

車允南平人（原註今公安縣）父胄爲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湘陰是時允年十餘歲胡之每出於籬中見而異焉謂其父曰此兒將致高名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後胡之每遊集恆命之允博覽不倦家貧不恆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桓溫出荆州取爲從事歲中至治中每有盛坐允或不來皆曰無車公不樂後入爲選曹尚書（晉書車允傳）

王子猷爲桓溫（晉書作沖）參軍常云卿在府久皆當料理初不答直高視於手扳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世說簡傲篇）

羅含爲桓溫從事溫令檢校江夏守謝尚含既至初不問郡事逕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溫問有何事曰不審公謂謝尚何如人桓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曰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我亦無所問桓奇其意而不責（晉書文苑傳）

羅含爲別駕以解舍喧擾江陵城西小洲上立第屋伐木爲牀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妾如也桓嘗與寮屬宴會含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松竹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唯荆楚而已見重如此（晉書文苑傳）

郝隆爲桓溫南蠻參軍。三月三日。大會參佐。令賦詩。作遲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娵隅躍清池。溫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曰娵隅。溫云。作詩何以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溫大笑。（世說調笑篇排）

謝安始有東山之志。後桓溫爲荊州。辟征西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而問謝。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答。郝隆在座。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溫目而笑曰。郝參軍此通。乃不惡。（世說調笑篇排）安初爲桓溫所辟。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君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將如卿何。安有愧色。既到江陵。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否。溫詣安。值其治髮。安性遲緩。久而方能。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晉書謝安傳）

謝奕爲桓溫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嘯咏。無異常日。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逼溫酒。溫走入南郡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晉書謝奕傳）

溫在鎮三十年。參佐習鑿齒、袁宏、謝安、王坦之、孫盛、孟嘉、王珣、羅友、郗超、伏滔、謝奕、顧愷之、王子猷、謝元、羅含、范汪、郝隆、車允、韓康等。皆海內奇士。伏其知人。（此條未見出典）

孟嘉爲溫從事。問嘉酒有何味而嗜之。嘉笑答曰。公但未知有酒中趣。（晉書桓溫傳）

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飲

敍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答曰。臣性嗜味。昨奉教旨。出門於中路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迴以還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笑其滑稽而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世說任誕篇注。）

羅友在溫府。溫與車騎王洽集。別有客。友不被命。乃自進坐。良久辭出。溫曰。卿向欲啓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啓。今已飽不復須住。了無慙色。友與兄崇及甥習鑿齒同爲溫從事。（原註。友墓在公安縣南也。○世說任誕篇。）

王恂。（世說作珣。）孫興公。太原人。爲征南主簿。在溫坐。嘲習鑿齒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讎。齒應聲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世說調篇。）

溫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云若能目此城者賞。顧愷之爲參軍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溫即賞以二婢。（語言篇。）

桓豁哀帝興寧三年代兄溫爲刺史。（原註。溫徵入爲揚州牧。錄尚書事。）累加征西大將軍、司空。有惠政。所住舍中見一人形長丈餘。夜夢曰。我龍山之神也。來無好言。使君心既眞固。今自當去耳。後卒無異徵。荊人遂於龍山立廟。今號爲征西之神。（太平廣記二百七十六引述異記。語多刪節。）在鎭有參軍以五月五日鸚鵡剪舌養之。令學語。後於豁會。竝學坐客。有一客齆鼻。遂入甕中語。與齆鼻者不異。顧參軍善彈琵琶。鸚鵡每立廳移時。主典盜牛肉。密白以新荷裹置屏風後。盜者以湯液殺之。參軍惋惜。白司空請殺主典。司空教曰。原殺鸚鵡之罪。合致檢

治。然不可以禽鳥之故殛人於法。可五歲刑之。（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引幽明錄。）

劉盛公南郡人。少有肥遁之操。司空桓豁在荊鎮。親詣其廬。必盤垣而去。未嘗見之。後豁與上佐遊廬溪。盛公從市還。著白帽布褠。以杖荷履。忽來訪豁。豁大喜。抄道與言。畢。負荷而去。觀者嗟以爲非世中人。（此條未見出典。）

桓石虔有才幹。趫捷絕倫。隨父豁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盛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復拔一箭以歸。時人有患瘧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瘧者多愈。（晉書桓石虔傳。）

桓沖鎮江陵。正會。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甚久。目中淚下。都督咒之曰。汝若向我跪。當啓活也。牛應聲而拜。衆甚異之。都督又謂曰。汝若須活。遍拜衆人。牛涕隕如雨。遂拜不止。值沖醉不得啓。遂殺牛。沖醒聞。大怒。都督痛加鞭罰。（太平廣記四百三十四引。）

沖孝武太元二年。代兄豁爲刺史。車騎將軍、都督荊江梁益寧交廣七州。加侍中。時苻堅強盛。沖以逼近寇境。欲移阻江南。乃上疏孝武曰。自中興已來。荊中有鎮。隨宜廻轉。臣亡兄溫、以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屬陵縣界。地名上明。（原註：荊州志云。上明中明下明。謂之三明。明猶渠也。）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已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已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遙。乘其疲惰。撲翦爲易。臣司存關外。

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晉書桓沖傳。

張元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郵。原註郵臨江去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鱠。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氏。稱劉道畎。原註一云字道民。張素聞其名。大相欣對。既知張衙命。問謝安、王文度竝佳否。張甚欲話言。而劉了無留意。既進鱠便去。出云向持此魚。觀君船當有鱠具。是以來耳。張乃追至劉家。爲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欲對飲。劉便先起曰。今日伐荻。不宜久廢。亦無以留之。世說任誕篇。

桓沖請劉驎之爲長史。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於樹條桑。使者至致命。驎之曰。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之大愧。於是乃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驎之入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勑人代驎之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驎之雖冠族信義著於羣小。凡廝伍之家婚嫁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於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無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家百里。一老姥病將死。嘆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我劉長史耳。何由令之知驎之先聞其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以壽終。世說棲逸篇注。晉書隱逸傳。

鄧粲少以高潔著名。不應州郡命。桓沖厚禮請粲爲荊州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南郡劉尙公亦有高子。謂粲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也。夫隱

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尙公無以難之。粲亦於此名譽減半。著晉紀十篇。晉書鄧粲傳。

桓沖（世說注作桓溫）爲荆州。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於朱衣上過。桓式外來云。向從閤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梢雲。下拂地。式意議不著。沖云。我猶患其太重。（世說政事篇）

苻堅舉國內侵。謝安遣兄子元及桓伊等諸軍拒之。桓沖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嫺將略。今大敵至。方游談不暇。唯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少。天下事可知。吾左衽矣。俄而東信至。沖正獵。聞淮上大捷。語左右曰。羣謝年少大破賊。因慙恥發病卒。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瞻送號哭盡哀。（世說尤悔篇注）

桓石民。太元九年、代叔父爲刺史、都督荆寧益三州。有善政。荆人歌之。（晉書桓石民傳）

長沙寺有阿育王像。相傳是阿育王女所造。太元中。夜浮至江津。漁人見異光如晝。既而諸寺以千人迎之。嶷然不動。長沙寺翼法師者。操行精苦。乃率十僧。至誠祈請。卽時就輦。至齊末。像常夜行。不知者以槥刺之。作銅聲而倒。每南朝大事及災疫。必先流汗數日。自像教已來。最爲靈應也。（太平廣記卷九十九引）

桓凱。太元元年、爲巴東太守。家在江陵。乳母姓陳。陳兒道士、隨凱之郡。墜瀨而死。陳夜忽夢道士衣冠盡濡。自說至峽溺死。經三日。信到如夢。陳出渚遠望。見一尸隨流而下。形體壞不可識。母悲眠。復夢道士云。故出而不見取。今便長逝。驚寤。從岸尋求。至江津亭渚得之。殯斂畢。道士形見云。今獲在河伯左右。蒙假

廿日．故得暫還．母哀哭．輒有一黑烏以翅翻掩其口舌．遂生一瘤．從此不復得哭．（異苑．太平廣記三百十八引．語多刪節．）

王元達（晉書作元達．）太元十四年、代桓石民爲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建武將軍、假節．元達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荆州．威風肅然．桓元襲封南郡公．在江陵．負其奕葉．故義常以雄才駕物．元達每裁抑之．元嘗詣元達．通人未報．乘輦直進．元達對之鞭門幹．元怒去之．元達亦不留．嘗朝日見客．仗衞甚嚴盛．元言欲獵．借數百人．元達悉給之．元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形體而遊．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元達乘醉弔之．婦父痛哭．元達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晉書作忱．）王元達在鎮．母范氏嘗有患．請法簡道人讀佛經．每上高坐．輒見一鬼長丈餘．來倒經卷．如此信宿．因移精舍誦咒．鬼亦隨之．未幾．元達母及簡相次而卒．（此條未見出典．）

殷仲堪．大元十七年．自黃門代王元達爲刺史、振威將軍、假節．在州連年水旱．百姓飢饉．仲堪每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之落席．輒拾噉之．雖欲率物．亦緣眞素．每語子弟云．人忽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安得登枝而損其本．爾其存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降號寧遠將軍．（晉書殷仲堪傳．）

南郡公桓元在江陵．說殷仲堪舉兵內向．以誅中書令王國寶爲名．又云．宜遣王恭與晉陽之甲．以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僕等亦皆投袂．無不嚮應．此桓文之舉也．仲堪從之．隆安二年．使襄陽太

守楊佺期將兵五千人與元俱爲前鋒東下。屢敗王師。朝廷深憚之。乃發詔和解。各加爵位。仲堪受詔罷兵。（晉書桓元傳。）

顧愷之爲殷仲堪參軍。善丹青。在荊州常悅一隣女。挑之不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鍼釘其心。女遂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鍼而愈。欲圖殷公。公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謂眼疾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殷乃從之。（晉書文苑傳。）

殷仲覬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仲堪爲荊州。覬爲南蠻校尉。及仲堪將興兵內向。告覬欲同舉。覬不從曰。夫人臣之義。愼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非藩屏之圖也。晉陽之事。宜勿預之。仲堪不從。覬知堪異己。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疾病。出省之。謂覬曰。兄病殊可憂。覬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仲堪竟有桓元之禍。覬尋以憂卒。（晉書殷覬傳。）

劉邁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元在江陵橫恣甚。士庶畏之。過於仲堪。元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馬稍擬仲堪。邁時在坐。謂元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元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堪爲之失色。元出。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元夜遣客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詞折堪。而不悔。仲堪便令邁下都以避之。及元得志。果令召之。邁至。元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袪。與邁爲三。元甚喜。以爲刑獄參軍。（晉書劉邁傳。）

殷仲堪與桓元共藏鉤。一朋百籌。桓朋欲不勝。唯餘虎探在。顧愷之爲殷仲堪參軍。屬疾病在廨。桓遣信

請顧起病。令射取虎。探即來。坐定。語顧曰。君可取鉤。顧答曰。賞百疋布。顧即取得鉤。桓朋遂勝。（太平廣記二百二十八引）

桓元在南郡國第。居常出詣殷荆州。於鶴穴逢一老翁。騙青牛。形色環異。元即以所乘牛易取乘之。至靈溪。駿駛非常。元因息駕飲牛。牛遂入水不出。桓使人覘守。經日絕跡。當時以爲神物。（太平廣記四百三十四引）

元在殷坐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元云。白布纏棺附旒旐。仲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又作危語。元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仲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云。井上轆轤臥小兒。殷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云咄咄逼人。（世說排調篇）

元隆安三年。殷表爲荆州四郡都督。時荆州大水。平地三尺。殷賑恤飢人。倉廩空竭。元乘其虛而伐之。殷遣軍數道拒之。爲元所敗。殷出奔鄧城。元追兵獲之。見殺於柞溪。（原註在渚宮北七十里。俗訛呼爲左溪。）元遂自爲刺史。（晉書殷仲堪傳。桓元傳。）

羅企生自著作佐郎爲殷功曹。後表爲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殷。殷更以企生爲諮議參軍。殷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殷果敗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殷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死生是同。願少見待。殷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元至荆州。人

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殷家。或謂之曰。大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蕆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元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爲殷荊州吏。荊州存亡未判。何顏復謝。元卽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元許之。又引企於前謂曰。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興晉陽之甲。軍次尋陽。竝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姦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兇逆。恨死晚也。元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元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遇害。卽日焚之。（世說德行篇注。）

桓元常登江陵城南門樓。謂坐客曰。我今欲爲王孝伯作誄。因沈吟良久。隨而下筆。一座之間誄已成。元初領荊州二府一國。於時始事五處俱賀。五板竝入。元在聽事上板至則荅板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也。（世說文學篇。）

桓元爲都督。性好獵。每事出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或行陣不整。譽兒睒逸。參佐無不繫束。桓道恭其族也。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元問用此何爲。答曰。公獵愛縛人。士會當被縛。因此小差。（世說規箴篇。）

元常作龍山獵詩。其序云。故老相傳。天旱獵龍山輒得雨。因時之旱。冀往畋之。其假仁狗欲如此。桓氏世涖荊土。在鎮兼太尉。弟豁兼司空。征西沖軍騎豁子石民。（下有脫文。）

江陵趙姥。以沽酒爲業。義熙中。居室內忽地隆起。姥察爲異。朝夕以酒酹之。嘗見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

無孔穴。及姥死。家人聞土下有聲如哭。後人掘地。見一異物。蠢然不測大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龍。（據太平廣記四百十八增）

渚宮舊事補遺

宋代

司馬休之爲荆州。宋公遣使圍之。休之未覺。常所乘馬養於牀前。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鞴之。即不動。鞴訖。還坐。馬又驚跳。如此者數四。騎馬即驟出門。奔馳數里。休之顧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獲免。（太平廣記四百三十五）

劉甲居江陵。元嘉中、女年十四。姿色端麗。未嘗誦佛經。忽能暗誦法華經。女所住屋。尋有奇光。女云、已得正覺。宜作二七日齋。家爲置高座。設寶帳。女登座講論詞元。又說人之災祥。諸事皆驗。遠近敬禮。解衣投寶。不可勝數。衡陽王在鎮。躬率參佐觀之。經十二日。有道士史元眞曰。此怪邪也。振褐往焉。女即已知。遣人守門云。魔邪尋至。凡著道服。咸勿納之。眞變服奄入。女初猶喝罵。眞便直前。以水灑之。即頓絕。良久乃甦。問以諸事。皆云不識。眞曰。此龍魅也。自是復常。嫁爲宣氏妻。（太平廣記四百十八）

郭仲產爲南郡王從事。宅有枇杷樹。元嘉末、起齋屋。以竹爲橑。竹遂漸生枝葉。條長數尺。扶踈蓊翠。鬱然如林。仲產以爲吉祥。俄而同義宣之謀被誅焉。（太平廣記一百四十一）

河南向元季、爲南郡太守。其妻貞練。忽爛如粥汁。赤如血。夜有人扣閤而呼曰。府君今可去矣。俄而刺史南郡王義宣作逆。元季力弱。不能自固。以附於逆。父子並伏法。（太平廣記一百四十二）

江陵黃邱郵有羊生羔兩頭一頸在上者鳴在下者不鳴俄而劉毅司馬休之相繼作亂人多兵死太平廣記一百三十九

甄法崇永初中爲江陵令在任嚴明其時南平繆士爲江安令卒於官後一年崇在廳忽見一人從門而入云繆士謹通法崇知其亡因云卿貌何故瘦答云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懼繫苦復勤劇理墨又云卿縣民某甲負我米千餘石無券書悍不還今兒累窮弊乞爲嚴勑法崇曰卿可作詞士云向不齎紙且又不復書矣法崇令省事取筆疏其語士口授其言歷歷辭成謝而去法崇以事問繆家云有此登時攝問負米者畏怖依實輸還太平廣記三百二十三

臨川王義慶在鎮於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說郛

文帝爲宜都王臨川人獻王萍實六子大者如升小者如鶴卵圓而赤初莫有識者以問長史王華曰此萍實也宜尼所謂王者之應宋祚當卜年六百頃之宜都王卽位祚終於六十矣說郛

戴承伯元徽中買荊州治下琵琶寺其旁瓦礫空地建爲宅日暮忽聞悲罵之聲起視有人形狀可怪承伯問之答云我姓龔本居此宅君爲何強奪承伯曰戴瑾賣地不應見咎鬼曰利身妨物何預瑾乎不速去當令君死言訖而沒承伯性剛不爲之動旬日疾卒太平廣記三百二十三

沈攸之在鎮朱道珍客爲孱陵令劉廓爲荊州戶曹各相並居江陵皆好圍棋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日亡至數日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孱陵書題云每思棋聚非意致闊方有來緣想能近

顧廓讀畢。矢信所在。寢疾薨卒。太平廣記三百二十五

南郡王義宣在鎭。府吏蔡鐵者。善卜。王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命左右射得之。內函中。命鐵卜函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王曰。狀之。白色之鼠。背刷巨綠。弧射之。絕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見信。剖腹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鐵言。賜萬錢。太平廣記二百十六

齊代

隨王嘗率佐使上樊姬墓酣宴。其夕。夢樊姬怒曰。獨不念封崇之義。奈何溷我。當令爾知。詰旦王被病。使巫覡引過設祀。積日方愈。太平廣記三百八十九

世祖選丁邯爲郎。邯託疾不就。詔問實病、苦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也。詔出不爲郎。說郛

梁代

安城王康欽博學善屬文。天監之朝。爲一代文宗。專掌詞令。沈博歷侍中、僕射、尚書令。有集三十卷。著梁史百卷。初欽以文詞擅名。所敵擬者唯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伏。而莫與抗。及聞欽卒。時爲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腳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衆賓皆雜忭。以爲笑樂。太平廣記二百四十六

湘東王修竹林堂。新陽太守鄭袤送雌鶴於堂。留其雄者。尚在袤宅。霜天月夜。無日不鳴。商旅江津聞者墮淚。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即袤之雄也。交頸頡頏撫翼。聞奏鍾聲。翻然共舞。婉轉低昂。妙契絃

節。太平御覽九百十六。

湘東王於子城中造湘東苑。穿池構山。長數百丈。植蓮蒲。緣岸雜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閣。跨水爲之。南有芙蓉堂。東有禊飲堂。堂後有隱士亭。亭北有正武堂。堂前有射堋馬埒。其西有鄉射堂。堂置行堋。可得移動。東南有連理堂。堂榛生連理。太清初生此連理。當時以爲湘東踐阼之瑞。北有映月亭。修竹堂。臨水齋。齋前有高山。山有石洞。潛行宛委二百餘步。山上有陽雲樓。樓極高峻。遠近皆見。北有臨風亭。明月樓。顏之推詩云。屢陪明月宴。並將軍扈義熙所造。太平御覽一百九十六。

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一算。說郛。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與沙門同。自號居士。不至城郭。容色常定。人莫測也。侯景始降於梁。法和詣南郡朱元英曰。貧道應共檀越擊侯景。爲國立勛。元英問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清溪山。元英往問之曰。侯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因問尅不。乃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衆號五萬。伐湘東王於江陵。兵將逼法和。乃出詣湘東云。自有兵書。乞征任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王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之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諸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洲湖。與任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冑泝流而下。去約軍一里遠。乃謂將士曰。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

龍甚是踴躍。即攻之。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以麾風。風勢即反。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雖爲剎。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見任約在水中抱剎柱。頭纔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徵得檀越力。果釋。用爲郡守。又西園江陵。約以兵往救力戰焉。法和既平任約。乃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一無可慮。蜀賊將至。法和乃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先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分流。橫之以鐵鏁。蒲紀果遣蜀將渡峽口。勢盛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殲之。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近江湖。必於岸側結草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得。時將兵猶禁諸軍捕魚。有竊爲者。中夜猛獸必來噬之。有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斲袴襠而不落。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不信。數日果死。其言多驗。元帝以法和爲郢州刺史。法和不稱臣。其啓文印名上自稱居士。後乃自稱司徒。帝謂僕射王褒曰。我本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自先知。帝曰。法和功業稍重。遂就拜爲司徒。後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人武關。帝使止之。法和乃盡致其兵。謂使者曰。法和求道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豈窺人主之位。但與主有香火因緣。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養具。大餧薄餅。及西魏舉兵。法和赴江陵。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

勳也。法和乃還州。圍其城門。著麤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受弔。梁人西入魏。果見餽餅焉。太平廣記八十二。

唐代

王棲巖自湘川寓江陵鷰白湖。善治易。窮律候陰陽之術。所居桃杏手植成數十列。四藩其宇。時人比董奉。棲巖笑曰。吾獨利其花核。祛風導氣耳。安取迹古人餘事。每清旦。布蓍爲人決事。取資足一日爲生。則閉齋治園。大歷中。嘗有老父持百錢求筮。卦成。參驗其年。棲巖曰。家去幾何。父往矣。不然將仆於道。老父出。棲巖顧百錢。乃紙也。因悟其所驗之辰。則棲巖甲子。乃嘆曰。吾雖少而治易。不自意能幽入鬼鑒。死復何恨。乃沐浴更新衣。與妻訣。少時而卒。太平廣記二百十七。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渚宮舊事

附補遺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余知古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上〇八〇上

詳